



中國式另類養老方式調查

核心提示：隨著中國進入老年化社會的加速，而從上世紀 1978 年代開始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已改變了中國的家庭人口結構，“養兒防老”的傳統養老模式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居家養老、社會養老等常規養老方式因為各種原因，也跟不上日益龐大的老年人群體。

中國目前的養老資源呈現出多重的不平衡狀態，壹方面，高端養老床位空閑率高達 40%，另壹方面，普惠式的養老資源卻依然壹床難求。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 3 月底，全國各類註冊登記的養老服務機構 31833 個，機構、社區等養老床位合計達到 584 萬張。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 27.5 張。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是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 50 到 70 張。

多元化的社會與現實的壓力，催生了各種各樣另類養老方式，成為中國養老行業的壹個奇特現象。

《華夏早報》記者 陽楊



湖南老人監獄養老

早在 2012 年，湖南省祁東縣 73 歲的付達信老人就成為新聞熱點人物，原因則略顯心酸，他開創了壹個新的養老方式，即監獄養老。在付達信心中，監獄就是天堂。

付達信 5 歲時父親去世，在兄弟姊妹 4 個中，他排行老四。由於家裏生活比較困難，付達信的大哥到江西做了上門女婿，姐姐遠嫁廣西，他與大哥和姐姐都是幾十年少通音信。只有二哥住在村裏，現在已經 80 多歲了。付達信到了該結婚的年齡，寡居的母親再也沒有能力為他娶上媳婦，婚事壹拖再拖，壹直拖到他老了。

如今，80 多歲的二哥犯了老年癡呆，誰也不認識，還生了壹身的病。“我的侄子已經 50 多歲了，也在外邊靠收破爛掙錢，哪能管得了我。他養不起我，我也不用他養。”

從幾十年前母親去世後，付達信就壹個人租住在鄰居的房子裏。雖然僅僅只是象征性地給鄰居壹些糧食，房租從來沒有付過，可是就是每月那麼壹點兒糧食付達信也拿不起了。“其實我也不是想要他的糧食，鄉裏鄉親的，他又那麼可憐，有時候我會端壹些飯給他送去。可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也有老頭老太太要贍養。”鄰居王某告訴記者。

像付達信這樣，年齡在 60 歲以上的，東山村大概有近百人，大部分由兒女供養，沒有兒女的很少。

終於，付達信告別二哥，離開了東山村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付達信正在預謀關系他將來命運的計劃：上北京。從廣西開始，付達信壹

路上撿破爛，賣錢後再坐火車，壹路撿拾著破爛到達了北京。

2008 年 9 月 8 日，付達信在北京站站前廣場對某大學學生阿芳實施了搶劫並被抓獲。阿芳喊叫起來，聽到喊聲，付達信並沒有跑，反而鼓勵阿芳“使勁喊”。很快，幾名小夥子沖上來，踢掉老頭手裏的刀，將他制服。接著，警察趕過來，給老頭戴上手銬。“看見警察來我心裏那個樂啊。”後來面對記者，付達信說。

進了監獄，付達信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生活有了規律，不用每天出去奔波，臉色也紅潤了。

可是，當聽到自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時，付達信表示了自己的不滿：“法官，您再好好審審吧，判得太輕了。”

記者了解到，祁東縣是震驚全國的衡陽販賣嬰兒案被卷入的地方之壹，這個地方的福利院當初是作為壹個牟利的工具。當時媒體報道中有人提到，當地老人如果想要進入這樣的福利院，要交壹萬塊錢的押金。

“在農村沒有退休壹說，因為如果按照土地就是妳生活的資源的話，妳需要不停地勞作，也就是說，農民是終身制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向記者分析，“像付達信這樣的，像福利院這種已經‘變味’的機構是不會接收他的。”

北大教授賣房養老告別瑣事專心寫作

和付達信老人壹樣，2015 年，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錢理群也以壹種自己並不願意的方式成為新聞人物。

錢理群賣掉了自己的住

房，並於 2015 年 6 月底入住北京市昌平區壹家養老社區。錢理群被譽為是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壹。錢理群透露，早在 2014 年，他就有住養老院的想法，他跟老伴也慎重考慮過，住進養老院也是希望能借此避開很多瑣事，專心進行寫作。他們最終選擇的這個養老社區，房間 100 多平方米，每月住宿費大約要 2 萬元。為此，他和老伴賣掉了原來的房子。

錢理群的很多學生反對他賣房住養老院，但這只是他和老伴個人的選擇，賣掉房子去“租房”養老，也是他能夠承受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這就是我的想法。”

讓錢理群非常滿意的是，養老社區裏吃飯很省事兒，到點兒就能吃飯，不用他和老伴操心。“到這裏來，我可以不用操心瑣事、集中精力寫作。

錢理群說，基於上述好處，他決心賣房入住養老社區，“我認為我是適合養老院生活的。”他說，自己是壹個不太合格的居民，目前跟其他住戶還沒有特別多的交往。“我只是天天自己在這裏寫作，好多十年前想要寫的東西，到這裏就寫出來了。”

錢理群同時透露，自己在養老社區早上 7 點就起床，每天要看 5 張報紙，上午 10 點多便開始專心寫作，平均每天能寫 2000 到 3000 字，但現在還沒考慮發表，“以有機會再說。”

“錢理群賣房養老”消息傳出以後，引發了輿論熱議。很多人驚訝之余，也不免流露出些許“老無所依”的悲情。

時評家胡印斌認為，養老問題公共服務的缺位、公

共投入的不足，已經成了當下懸在老人頭上的壹柄利劍。當下之計，不僅要通過個體樣本矯正公眾“居家養老”的習慣，多些路徑選擇。更要著力改變普惠式養老資源稀缺的現狀，破解公辦機構“進不去”、民辦機構“進不起”、“不敢進”的困局，加大公共投入，並在力推社會化養老的同時，切實履行監管責任，以保障養老服務的公益性與服務水平。

東莞四星級酒店改養老院

曾經因得益於娛樂產業的發達，廣東省東莞市的四、五星級酒店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搶灘娛樂產業市場。然而好景不長，2014 年 2 月 9 日，中國中央電視臺對東莞市部分酒店經營色情業的情況進行了報道，引發當地集中查處行動，東莞的娛樂行業和星級酒店遂陷入低谷，並徹底從市場消失。

2014 年年底到 2015 年年初，東莞市厚街鎮的幾個企業家找到廣東醫科大學養老產業研究院院長謝培豪，他們想將星級酒店改成養老院。“五星級酒店變成養老院還要進行很多設備設施的改造，投入非常巨大”。謝培豪否決了這個提議。

壹年之後，常平鎮的梵爾賽酒店第壹個吃了“螃蟹”。梵爾賽酒店原是四星級酒店，梵爾賽集團董事長黃河山對媒體稱，酒店於 2001 年開張營業，但 2014 年以來營業額每況愈下，比營業總額最高峰時下降了 50%，轉型迫在眉睫。2014 年 4 月開始，黃河山開始到省內多個城市考察養老院的經營狀況，當年年底決定轉型做民辦養老院。

2016 年 6 月 18 日，豪享康樂養老院舉行了揭牌儀式，宣布正式投入試運營。當時，相關負責人稱已有幾十名老人登記入住，價格從每個月 3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當地媒體多次採訪梵爾賽酒店改造現場，希望了解改造進程，卻發現改造工程仍在進行，配套設施也沒有完善，服務人員更沒有到位，目前並不適合入住。

改造現場負責人蘇工帶記者來到了酒店大樓右邊原是酒店 KTV 的地方，養老院就設在這個兩層樓裏。小樓外面是假山，看上去略有些厚重，進了大門後的院子原是 KTV 的表演大廳，還保留著當時的各種怪樹造型。恍惚間，感覺如同進了遊樂園壹般。

在 2015 年的東莞兩會上，東莞市政協委員梁海濤就提議，鑒於東莞的星級酒店大部分經營困難，少部分甚至難以為繼，可將東莞現存的星級酒店進行改造，按新型養老需求進行轉型。

對此，東莞市旅遊局相關負責人表達了不同看法，該負責人認為，目前養老型酒店市場尚未真正形成，缺乏專業的養老型酒店服務與管理人才也是壹大難題。而更為重要的，養老型酒店建設成本高、操作难度大、風險大。星級酒店改建需要大量的資金，東莞“酒店業目前普遍處於虧損狀態，酒店業向銀行貸款的難度大。”